

美国霸权与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动荡

和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加剧了世界动荡, 因而对美国的指责也超越了国家、阶级、宗教和年龄界限, 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美国自以为在为世界工作, 世界却认为美国蛮横霸道。从本质上说, 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全球化的产物, 但其指向却与全球化趋势相悖。

关键词】美国霸权; 伊拉克战争;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D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919(2007)06-0057-06

American Hegemony and World Turbulence after Iraq War

HE P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raq war, started by America, has aggravated world turbulence. As a result, America is blamed b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countries, classes, religions and age group they belong to. America regards world affairs as its task, while the world thinks that America's behavior is hegemony. Basically speaking, American hegemony is the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yet its aim is apart from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American hegemony; Iraq war; globalization

1. 问题的提出

自2003年美国出兵颠覆伊拉克政权以来, 中东地区各类矛盾加深, 乱局日甚。萨达姆时期被压抑的民族矛盾、宗教教派矛盾骤然间被释放出来, 本·拉丹的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找到了大展身手的新天地。巴格达成为天天有爆炸的“鬼城”, 绑架外国人质的恶性事件接二连三, “斩首”人质并在互联网上公布血腥录像以恐吓、威慑国际社会的事时有发生。战后伊拉克不但没成为美国希望的“民主样板”, 反而成了恐怖袭击、教派冲突的渊藪。

这种情况下, 中东地区的老热点巴以问题再度燃烧, 2006年夏演化为一场以色列与黎巴嫩

收稿日期: 2007-09-06

作者简介: 和平(1947-), 女, 河北南宫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世界政治国际关系。

的边境战争,这场战争让人们再次聚焦血流不断的巴勒斯坦地区和愤懑的、绝望的巴勒斯坦民众。战争的导火索虽然是巴勒斯坦人点燃的,但是以色列泰山压顶般的报复凸显以巴实力的悬殊。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心情矛盾:一方面普遍存在同情弱者的心理,反感以色列的过度报复,另一方面对巴人以血肉之躯作武器袭击以色列平民并不认同。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对巴人施以援手,挑起边境战争,将战火引向黎巴嫩。这也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真主党游击队“打了就走”,以色列飞机紧追着炸,受害的却是黎巴嫩民众和民宅。每一次误炸误杀平民都会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这场战争注定不能仅以军事实力定胜负。因而,以色列占尽优势却失了民心;黎巴嫩惨遭战火蹂躏,真主党却因扮演仗义行侠的角色民望大增。真正的危险在于,停战并不意味着矛盾缓解,牺牲者的鲜血和家园的废墟很可能为新仇旧恨助燃。

从2006年~2007年,伊拉克的恐怖袭击有增无减,阿富汗战争中被打散的塔利班卷土重来。遭受重创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重建。本·拉丹仍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2号人物扎瓦西里频频现身录像,他不仅是哈马斯驱逐法塔赫、武力抢占加沙的幕后阴影,还是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事件的幕后推手。2007年6月末7月初,英国警方再次摧毁系列恐怖爆炸案,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策划中的阴谋的恶劣程度堪比9·11,更是此案的嫌疑犯竟是8名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恐怖医生”。接着发生了塔利班绑架23名韩国人质,并先后杀害两名人质的恶性事件。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第一,美国“先发制人”式的强力反恐越反越恐;第二,恐怖主义日益本土化,在当今世界秩序的土壤中深深扎根。

伊拉克战争以来日甚一日的世界乱局不仅使恐怖主义被视为人类公敌,也使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备受非议。“对美国的指责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超越了国家、阶级、宗教和年龄的界限。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对美国的批评。”英国《金融时报》7月4日的一篇署名文章调侃美国霸权主义:“美国是个伪君子。它把为自身利益发动的战争粉饰成人道主义干预,并用刺刀来输出民主。美国自相矛盾,它煽动一些‘不民主’的国家政权更迭,却为另一些‘不民主’的国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贸易。美国的外交政策出尔反尔,它摒弃了维系数十年和平的‘不先进攻’原则,用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先发制人’取代了‘威慑’……”该文对美国的批评颇为中肯,同时令人思考:美国反恐为什么越反越恐?美国霸权是否应该对当今世界乱局负责?美国霸权的根源、目标、实质究竟是什么?国际社会如何应对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蔓延?

2. 美国霸权是否应该对世界乱局负责

答案是肯定的,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所犯的一个方向性错误。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飞机撞击世贸双塔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也是美国极大的历史机遇。在此之前,美国普遍被视为横行霸道的超级大国,“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立即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欧洲人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一时间发电慰问,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反恐。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时任总统梅加瓦蒂访美,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和慰问清晰不过地表明国际社会的民心所向。

“9·11事件”告诉人们:与美国霸权相比,现代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安全更危险的敌人。如果说美国霸权是企图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现代恐怖主义则是要从根本上颠覆现存秩序。“9·11事件”本来可以成为美国改变形象、转换角色的机会,但是小布什政府反其道行之:阿富汗战争后接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在展示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的

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7月6日,第1版。

同时,也撼动了既有的世界秩序,加剧了世界动荡,从而把美国推向进退两难、失道寡助的境地。而美国的窘境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导致世界战略对比的此消彼长,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世界的动荡。

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是布什政府内一小批当权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博尔顿、副国防部长沃尔弗威茨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基地组织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滋生物,中东地区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为了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必须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改造中东地区,伊拉克是他们选中的改造中东地区的切入点。为什么选中伊拉克?一方面是因为伊拉克不是一个普通的中东国家,它在1990年武力吞并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十多年来以戴罪之身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是伊斯兰世界的孤家寡人。这期间萨达姆·侯赛因以专制暴力手段控制全国,继续与美国对抗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十多年严厉的国际制裁使伊拉克国力空虚,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次彻查使美国洞悉伊拉克的防御能力,有信心打一场“零死亡”的战争。至于美国攻打伊拉克公开的理由,无论是伊拉克藏匿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萨达姆政府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试想如果真的相信第一条理由,美国岂敢冒核威胁发动战争?

伊拉克战争引出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第一,伊拉克原本是三种势力(伊斯兰逊尼派、伊斯兰什叶派、库尔德人)角力、当局用暴力维持秩序的国度,美国人赐予的民主,最直接的转化路径是“多数暴政”。萨达姆政权是逊尼派政权,伊拉克偏偏是一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通过选举掌权的什叶派很难拒绝报复的诱惑。第二,美国的死对头伊朗是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两伊的什叶派虽然不属同一种族,却同属伊斯兰世界的少数派,在与逊尼派的斗争中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权,无疑提高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这与美国打伊拉克的初衷背道而驰。第三,反抗外国统治是穆斯林的传统,暴力反抗美国占领当局的不仅有逊尼派,什叶派也当仁不让。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麦赫迪军不仅占城为王,对美军大打出手,对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新政府也不买账。基地组织乘乱在伊拉克招兵买马,这使美国在伊拉克面对多种势力的围攻,对伊拉克的改造计划难以施展。第四,为使伊拉克战争名正言顺,小布什推出“先发制人”理论,这一理论撼动了二战以来确立的国际安全秩序,各种势力在这一借口下跃跃欲试,国际社会的矛盾呈全面爆发之势。第五,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提出在全世界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消灭暴政、推进民主”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设计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以基督教的激进对伊斯兰的极端,在国际社会搅出了更大、更深的乱局:一方面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革命”,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到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另一方面,由于“颜色革命”隐含的最大目标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东的伊斯兰大国,因而使美欧与俄罗斯、中国和广大伊斯兰世界裂痕加深。西方学者惊呼:旧两极格局刚刚成为历史,新两极轮廓又现。难道人类永远要生活在制度对抗和文化对抗的阴影中?

3. 美国世界霸权是全球化的产物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美国是国际社会的恶棍,将美国与恐怖组织相提并论,说这个世界离开美国会变得更美好,也不符合事实。美国在二战以来两次充当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对战胜法西斯主义、开创战后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功不可没。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霸权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更是战后以来两轮全球化浪潮的产物。为什么说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因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本质上是一种以竞争为核心的秩序,这一秩序的内在规律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秩序

产生了不止一个王者——从最早的海上霸主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到“日不落帝国”英国，美国不过是迄今为止最新一任霸主。于是百年以来，资本主义时代与帝国主义战争共存，生产力突飞猛进与两大阶级殊死斗争同在。

但是市场秩序不仅以竞争为核心，而且以平等合作为前提，以效率为真谛，因为市场经济必须通过交换来进行，交换的双方如果不是平等自愿地交换，就没有市场效率。因此，伴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渐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也逐渐由恶性竞争向良性竞争转化。前者指奉行“零和游戏”规则的竞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后者指追求“双赢”的竞争，这需要一系列“伟大的妥协”，这些妥协促使自相残杀多年的欧洲走上了联合道路。

为什么说美国霸权是战后两轮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它包括生产、贸易、金融、技术的全球化，实质是生产力发展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生产力要素，以求最佳效益。全球化浪潮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运动。美国为这种加速作出了最大的技术上、制度上、机制上和政策上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做这些贡献，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全球化使数量和实力都占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如鱼得水，效益倍增，美国经济实力高居世界之巅；全球化使科研条件优越的美国便于从全世界吸引人才，美国科技创新领跑世界，用高科技武装的国防，等于为美国安上了无人能及的锋利牙齿；全球化为美国制度和文化的全球普及打通道路，美国因而得到全球话语权。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全球化的行进必然伴随全球机制化的加深。美国是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主要设计者和缔造者，全球化越深入，美国越能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施加影响力，掌控局势。如同一个体育高手渴望世界大赛夺冠，美国渴望在全球竞争中独占鳌头。世界冠军的感觉太令人陶醉了，冷战后当美国真的登上世界之巅，就再也不愿失去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产生的影响力就是权力，用权力施展影响就是霸权。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千方百计维持美国的霸权，用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极世界，她认为多极世界不利于稳定。

4. 美国自以为在为全世界工作，国际社会却把美国当成蛮横霸道的坏孩子

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定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他一点坏事都没干，却在一个清晨被捕了。”面对世界范围无穷无尽的指责，美国人颇有约瑟夫·K的感慨。不止一位美国总统强调：不是美国要领导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需要美国领导，除了美国，没人能担当起如此重任，而如果没人领导，世界将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化的时代，美国无法独善其身，以上表达了美国的霸道心理。

美国是个有自己利益的民族国家，指望美国成为没有私心的国际社会公仆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的“替天行道”，只是在“道”与自己的利益相符的情况下才行，否则，美国不但不会替天行道，反而会带头破坏既定秩序。每当这个时候，美国不但不觉得理亏，反而会振振有词，例如小布什总统提出“先发制人”时就有一种不容争辩的气势。美国对己、对友、对敌绝对有不同的标准。这是美国最让国际社会诟病之处。“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迎之者昌”的思维定式和行事风格，正是不折不扣的霸权风格。

诚然，国际社会需要秩序，全球化时代尤其需要秩序，但带有美国霸权色彩的国际秩序也远非理想中的秩序。美国在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向中东地区渗透，为主导中东局势不惜发动战争，为阻遏新兴大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不择手段，造成了世界更多的动荡。

然而，它越是想为国际社会立德立威，国际社会对它的质疑越多；它越追求美国治下的和平稳定，它的全球地位越是下降，世界局势越乱。《世界知识》2006年第24期的一篇题为《美国累

了》的文章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当前的处境：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按下葫芦浮起瓢——劳累；面对西方联盟——劳心；与俄罗斯打交道——劳神；解决朝核、伊核问题——劳而无功；处理伊拉克、中东乱局——身心俱疲；领导世界——高处不胜寒。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美国陷入不被理解的沮丧心境。美国以为自己在为世界工作，世界却把美国当成蛮横霸道的坏孩子。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它像约瑟夫·K 一样，满腹委屈和困惑。

5. 美国的霸权指向与全球化趋势相悖

第一，用发动战争的方式反恐得不偿失。

轰炸阿富汗，推翻塔利班，颠覆伊拉克政权，美国炫耀了武力，尝到了报复的快感，但是恐怖主义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反而复杂化了。本·拉丹有点像俄罗斯童话中的巨人参孙，他的力量来自养育他那片土地——穆斯林世界——的民意。一旦失去土地的滋养，他就会一败涂地。要清除拉登势力，聪明的做法是与拉丹争夺穆斯林世界的民心。由于种种原因，穆斯林世界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是最直接的原因。美国为什么始终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犹太人在美国腰缠万贯、位高权重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应该从美国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中寻找。在美国眼中，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因而是该地区最可靠的盟国，美国实际上把以色列当成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点。而巴以矛盾绝非意识形态矛盾可以涵盖。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实行公正的中东政策，就不能解决伊斯兰世界反美这个难题，即使抓住拉登也无济于事。

不但如此。反恐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伤及平民，强化穆斯林的反美情绪。激光制导武器难免出错，心情紧张的美国大兵眼中草木皆兵，本能的反应是乱放枪、乱投弹。无辜死伤的民众亲友控诉抬棺，发誓报仇，一不小心，反恐战争就会变成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 PK，变得异常残酷和漫长。残酷和漫长滋生绝望，绝望扭曲人性，召唤出来人性中的恶魔，把人变成野兽，如美国大兵的虐囚事件表现的那样。结果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恐怖组织人气重聚。

从本质上说，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以本·拉丹等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分子面对美国文化强势渗入绝望的、孤注一掷的反抗，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南北矛盾扭曲的表现。反恐战争越是凸显美国的强势，越是强化伊斯兰世界的绝望。而伊斯兰世界越是绝望，恐怖主义就越容易找到容身的政治土壤。

第二，美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强势推进民主，到处挥舞人权大棒，效果适得其反。

民主不是被恩赐的，而是在生产关系的土壤中长出来的。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民主更像是一幅民主的讽刺画。当今社会，人权越是被尊崇，人的性命越昂贵，绑架和虐杀人质就越能威慑国际社会。因为任何国家如有国民被绑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是美国。恐怖分子从中找到了美国的软肋：美国越在意人的生命，恐怖组织越是千方百计制造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毁灭尽可能多的生命。就这样，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生命成为恐怖分子手中锐利的武器，而美国打击恐怖分子时却必须投鼠忌器。

第三，“世界美国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如果把价值理想当现实政策目标，就会把美国引向错误的道路。伊战后的世界乱局已经清楚证明了这一点，伊战的设计者——美国的新保守派去年以来接连去职，淡出权力中心，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中东局势已经被他们做成了一锅糊饭，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进退两难。

带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一度在美国掌权，并非偶然。美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国家。一方面，它以清教价值立国，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赋有“天定命运”，与世俗的欧洲发达国家不同，美国国民半数以上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美国历史凝结着浓得化不开的基

督教情结。因而,战后每一任美国总统的全球战略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理想色彩。美国理想的世界是一个同质的世界。美国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唯一的真理。于是它用武力颠覆伊拉克政权,用经济力和文化力制造“颜色革命”,将意识形态或制度不同的俄罗斯和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围堵。

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的品质是务实,现实主义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底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外交常常左摇右摆。理想主义的狂热挣脱不了现实主义的铁臂,新保守主义势力淡出政坛,同样不是偶然。

最后,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新保守主义错在哪里?错在用过时的视角、过时的理论看待今天的国际关系。

500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自相残杀的国际社会中,确立了世界性的、主权的民族国家体制,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打造了民族国家母体,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争雄的局面。但是这一体系有一个根本缺陷: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依存的世界里,不可侵犯、不可分割、绝对至上的国家主权之间的碰撞,必然造成全球“安全困境”。众所周知,大国主权的相互碰撞不止一次给人类带来世界大战的灾难。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将自己国家的主权看作至高、至上,而且追求用美国主权的影响力征服全世界。他们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主权,而且是世界主权。虽然美国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球化所必需的许多公共产品(如互联网)都是美国人首创的。但是,这并不等于美国可以成为全球的主宰力量,更不等于美国模式应在全球普及。世界主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属于全世界。新保守主义搞混了上述问题的界限,将其他大国的崛起视为对自己的威胁,继续搞威斯特伐利亚视角下的那一套地缘政治布局,搅得整个世界不安宁。

战后两次全球化浪潮在推动全球分工细化和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上铸造了一个整体性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推动时代变迁的革命性力量。全球化一方面将民族国家编织到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中,另一方面推动了跨国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全球公民社会的萌发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正悄然变化:以往的零和游戏规则已不合时宜,追求双赢结局正逐渐成为共识。

如果说战后初期的全球化浪潮成就了美国的超级霸权,那么冷战后新一轮全球化必然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因为美国霸权的指向恰与全球化要求的多极化趋势相悖,遂出现“美国越是努力治理世界,世界越是混乱”的局面。

(责任编辑:任天成)